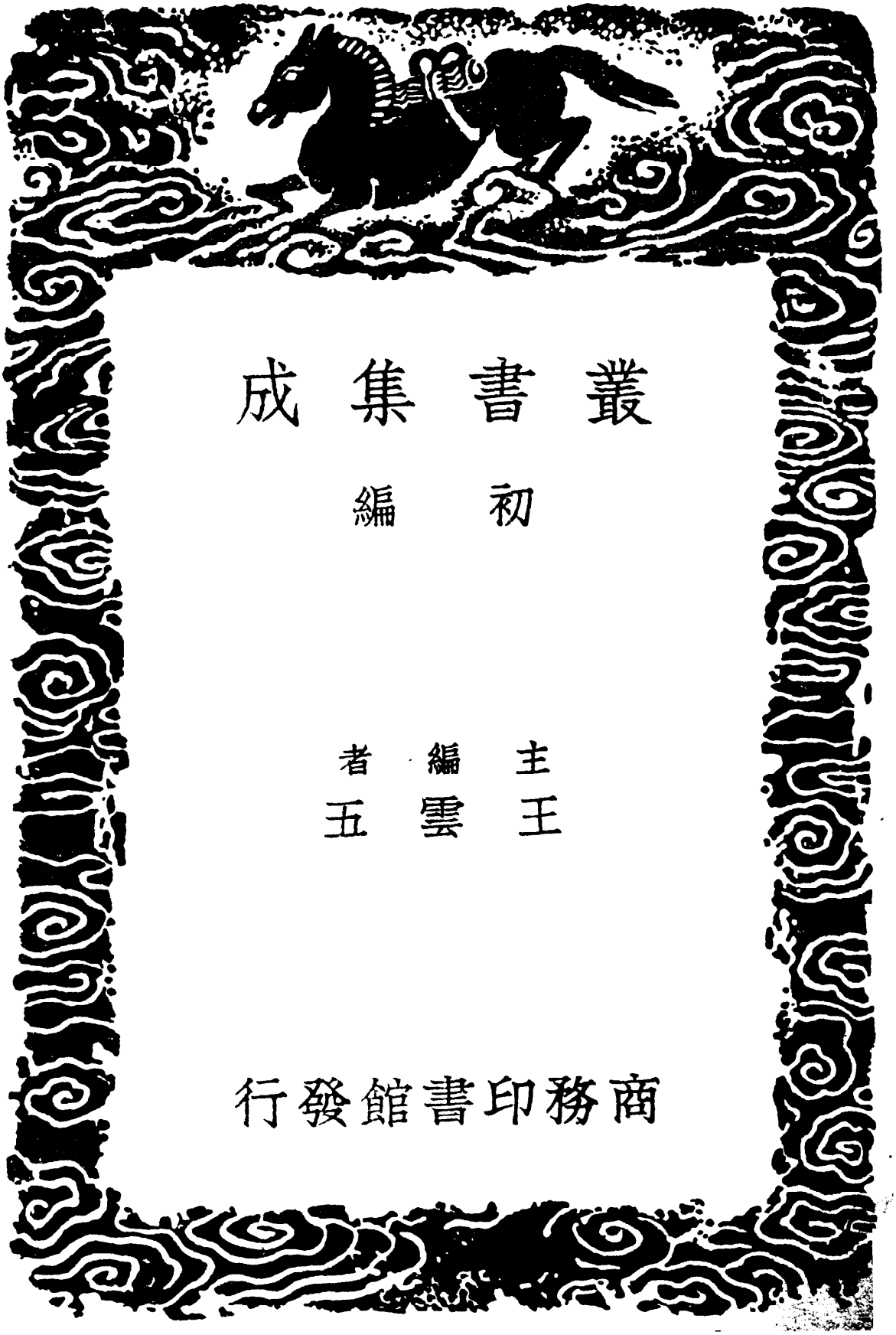
古今僞書考經籍舉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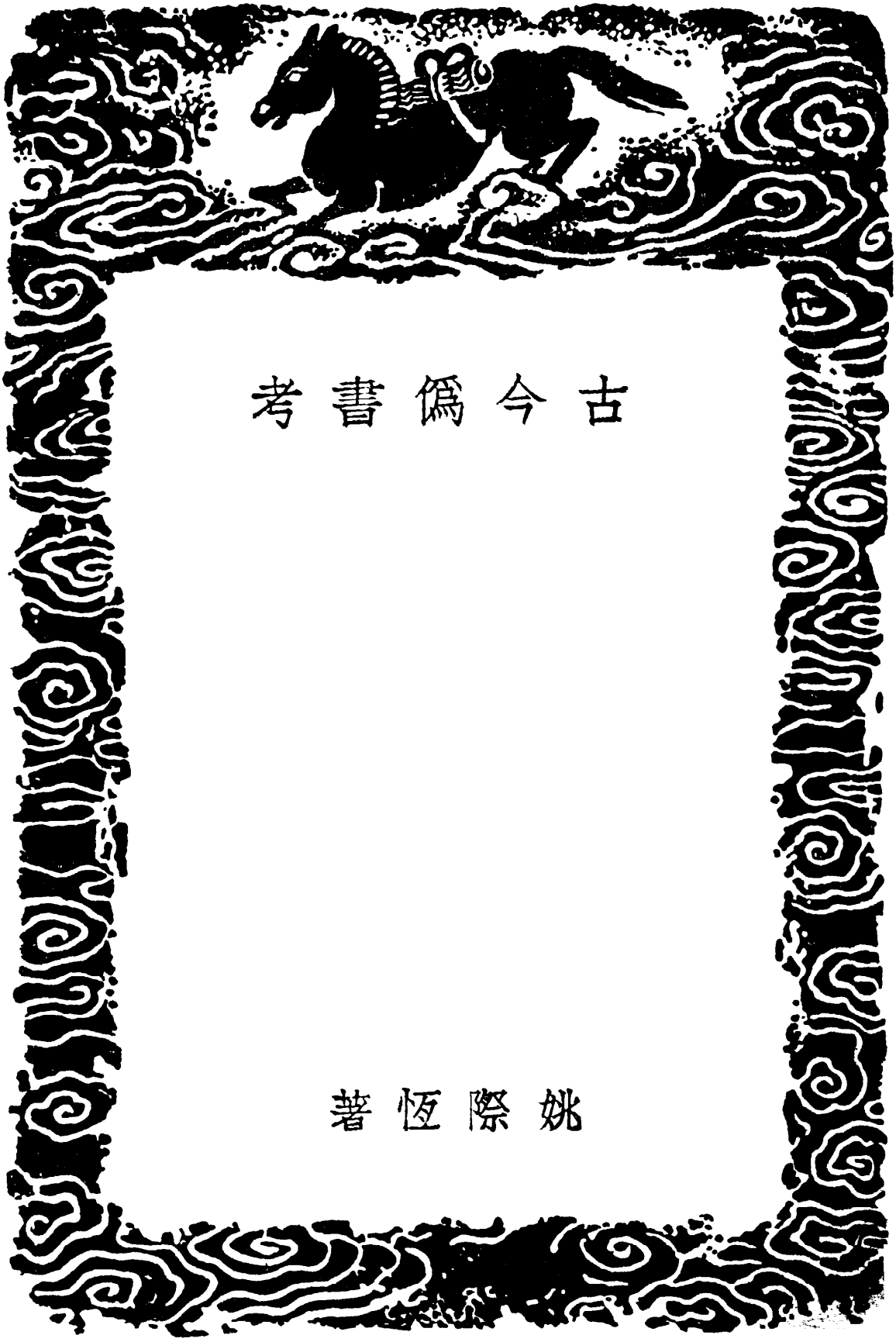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古今僞書考

姚際恆著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古今僞書考

新安姚首源撰著

造僞書者。古今代出其人。故僞書滋多于世。學者于此眞僞莫辨。而尙可謂之讀書乎。是此取而明辨之。此讀書第一義也。予輒不自量。以世所傳僞書。分經史子三類考證于後。明宋景濂有辨子辨子。余絕史子而辨之。凡今世不傳者。與夫瑣細無多者。皆不錄焉。其有前人辨論精確者。悉載于前。以見非予之私說云。四部有集。集者別集。人難以僞。古集間有一二附益僞撰。不足稱數。故不之及。子類中二氏之書。亦不及焉。

易傳

宋王景山開祖儒志編曰。或曰。易繫辭果非聖人之言乎。曰。其原出于孔子。而後相傳于易師。其來也遠。其傳也久。其間失墜而增加者不能無也。又歐陽永叔有易童子問三卷。其上下卷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其書具在文集。茲不詳。又陳直齋振孫書錄解題曰。趙汝談南塘易說三卷。專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書無傳。予別有易傳通論六卷。茲亦不詳。

子夏易傳

漢志無。隋志始有子夏易二卷。崇文總目曰。此書篇第。略依王弼式。決非子夏之文。又其言近而不篤。

然學者尙異。頗傳習之。晁子止公武讀書志曰。景迂云張弧僞作。陳直齋曰。隋唐時久殘闕。宋安得有十卷。陸氏釋文所引隋子夏易傳。今本皆無之。豈直非漢世書。併非隋唐之書矣。恆按胡元瑞筆叢曰。子夏易載通考者。今亦不傳。今崑山徐氏新刊有之。胡蓋未見云。

關朗易傳

陳直齋曰。唐趙蕤註。然隋唐志皆不載。或云阮逸僞作。恆案文中子阮逸所註。人疑卽其僞造。關朗稱元魏孝文時人。王通祖同州刺史彥師事之。嘗爲彥筮得夬之革。決百年中當有達人出。修洙泗之教。歷數周齊陳隋事。無不懸合。蓋寓意于通也。如此牽合證佐。故人知易傳亦逸僞造也。

麻衣正易心法

出于宋。稱麻衣道者以授陳希夷。朱仲晦曰。此書辭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且多無理妄談。守南康時。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求謁。卽及麻衣易因復扣之。宛然此老所作。案此乃朱所親見。其說固自無疑。

焦氏易林

顧寧人日知錄曰。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延壽在昭宣之世。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案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云彭離既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

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楊芒生角。犯歷天門。窺用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易乾鑿度

此緯書僞託孔子作。案緯書自隋末禁絕。宋世猶傳七緯。今傳者僅乾鑿度而已。然亦宋人掇拾類書而成。非本書也。晁子止曰。崇文書目無。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當是國朝人爲之。使眞者尚存猶不足信。況此又非其眞也。恆又案後人以乾坤鑿度二卷。合之爲一書。然實二書也。合之者又稱黃帝撰。並無稽。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併孔安國傳。出于東晉。梅賾上之朝。僞稱孔壁所出。安國爲傳。予別有通論十卷。茲不更詳。

尚書漢孔氏傳

說見上。

古三墳書

出于宋。晁子止曰。張天覺言得之比陽民家。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天覺僞撰。陳直齋曰。元豐中毛

漸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經蓋僞書也胡元瑞曰世以隋購三墳劉炫僞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卽此書然炫在隋號大儒其造連山雖僞妄必有過人者今此書至淺陋炫豈至是蓋卽序者毛漸所爲其序與書正相類

詩序

漢志無但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迄東漢毛傳始行而詩序亦出後漢儒林傳曰衞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隋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作毛公及衞敬仲更加潤色鄭詩譜謂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公更足成之案世以序發端一二語謂之小序以其少也以下續申者謂之大序以其多也又以小序爲古序爲前序大序爲後序今皆從之鄭譜所謂大序今所謂小序也所謂小序今所謂大序也今不用其說其謂子夏作者徒以孔子有起予者商也一語此明係附會絕不可信謂毛公作者亦妄也毛公作傳何嘗作序乎鄭玄又謂詩序本一篇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亦信序而爲此說未必然也世又謂大序自是宏爲之小序則係古序案漢世未有引序一語魏世始引之及梁蕭統文選直以爲子夏作固承前人之訛也鄭玄且以小序爲孔子作王安石且以小序爲詩人自製益可笑矣大抵小大序皆出于東漢范曄既明指衞宏自必不謬其大序固宏爲之小序亦必漢人所爲何以知之序于周頌潛詩曰季冬獻魚春獻鮪全本月令之文故知爲漢人也宋儒辨序之妄自晁說之、程

秦之鄭漁仲而朱文公承之是小大序本皆非僞後人以小序爲子夏作大序爲毛公作遵之者儼如功令不敢寸尺易是雖非僞書而實亦同于僞書也故列之于此

子貢詩傳

申培詩說

以上二書明豐坊僞撰錢牧齋列朝詩集記豐坊曰子貢詩傳卽其僞撰也錢未及詩說耳從未聞有子貢詩傳徒以孔子有可與言詩一語遂附會爲此其誕妄固不必言若申培者漢志有魯故魯說隋志云魯詩亡于西晉則亡佚久矣坊之作此名爲二書實則相輔而行彼此互證若合一轍中多暗襲朱氏集傳以與詩序異者又襲詩序爲朱之所不辨者其他自創雖不無一二合理然妄託古人以欺世其罪大矣嘉靖中盧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香山黃佐佐所得爲晉虞喜于祕閣石本傳摹者故其書有篆隸諸體坊善書其所僞爲也于是當時人幾于一閧之市張元平刻之成都李本寧刻之白下凌濛初爲傳詩適家鄒忠徹爲詩傳闡姚允恭爲傳說合參使得以盡售其欺可歎也夫坊又自謂魯詩世學專宗詩說而間及于傳意以說之本于傳也又多引黃泰泉說泰泉卽佐乃坊之師有詩經通解行世二書亦多與暗合故謂出于佐家以佐得見此二書用其義爲解也其狡獪如此坊又僞造魏政始石經大學武林張氏訂刻陶九成說郛名曰大學古本列之卷首

周禮

出于西漢之末。予別有通論十卷。茲不更詳。

大戴禮

陳直齋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九江太守聖、皆受禮于后倉。漢初以來。迄于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之書行于世。而大戴之書止此篇。第自三十九而下。止于八十一。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中間又有闕有重。意其闕者卽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閒有同者。保傅篇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考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戴德撰。九江太守乃戴聖所歷官。尤非是。子前作古文尚書通論。其中辨大戴記非本書。乃後人之僞。未見直齋此論也。今從通考中閱之。正相合。

孝經

漢志曰。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隋志曰。遭秦焚書。爲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皆名其學。案是書來歷出于漢儒。不惟非孔子作。併非周秦之言也。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經。至因地之義。襲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惟易禮字爲孝字。聖治章以順則逆。至凶德。襲左傳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言。君子則不然以下。襲左傳

北宮文子論儀之言事君章進思盡忠二語襲左傳士貞子諫晉景公之言左傳自張禹所傳後始漸行于世則孝經者蓋其時之人所爲也勘其文義絕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之類同爲漢儒之作後儒以其言孝特爲撮出因名以孝經耳案諸經古不係以經字惟曰易、曰詩、曰書其經字乃俗所加也此名孝經自可知非古若去經字又非如易詩書之可以一字名者矣班固似亦知之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此曲說也安有取天之經經字配孝字以名書而遺去天字且遺去地之義諸句之字者乎書名取章首之字或有之況此又爲第七章中語耶至謂孔子所作本不必辯今姑以數端言之篇首云仲尼居便非自作矣又論語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向稱曾子志存孝道故孔子授以孝經則此二語曾子親述其聞者何以反見遺乎又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多少低徊曲折今諫爭章云父有爭子故當不義子不可不爭于父從父之令焉得爲孝又何其徑直而且傷于激也其言絕不倫類孟子曰父子之閒不責善此深合天理人情之言使此爲孔子言孟子豈與之相異如是耶朱仲晦亦嘗疑之而作孝經刊誤然疑信相參妄以意分經傳皆附會牽合其不能牽合者則曰此不解經別發一義可笑也其論文義如謂三才章用左傳易禮爲孝文勢反不若彼之貫通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是此襲彼非彼襲此也又謂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然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于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

何能使民不遺其親耶。此數處辯駁皆是。可以參觀。至于移易其文。實以本文原自重複。及不連接。非脫誤也。又據稱衡山胡侍郎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實本文所引也。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是胡也、汪也、朱也、固嘗疑之若此矣。非自予始也。予著通論止九經。其別僞類不及孝經。故特著于是焉。又歸熙甫曰。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意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亦未必孔氏之舊也。其言蓋亦遵朱及吳臨川之意云。

忠經

託名馬融作。其僞無疑。張溥輯漢魏六朝文集。列于融集中。何也。

孔子家語

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案唐志、有王肅註家語十卷。此卽肅掇拾諸傳記爲之。託名孔安國作序。卽師古所謂今之家語是也。今世所傳家語。又非師古所謂今之家語也。司馬貞與師古同爲唐人。貞作史記索隱。所引家語今本或無可驗也。元王廣謀有家語註。明何孟春亦註家語。其言曰。未必非廣謀之庸妄有所刪除而致。然此言良是。然則今世家語。殆元王廣謀本也。

小爾雅

稱孔鮒撰。陳直齋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卽孔叢子第十一篇也。當是

好事者抄出爲之。餘詳子類孔叢子。

家禮儀節

似近世坊賈射利而刻是書。假楊升菴作序。訛謬不通。序以爲丘瓊山纂緝家禮而爲儀節。亦未有據。

以上經類

竹書紀年

汲冢周書

穆天子傳汲冢竹書。分冠周書紀年。上文互見也。穆天子傳以字多。故不復見之。

已上三書。晉書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漆書科斗字。武帝以其書付祕閣校綴次第。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云云。凡有七十五篇。今世所傳此三書。卽在其中者也。紀年晉史稱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卽此二事。荒誕已甚。其他可無論。然今本惟有太甲殺伊尹事。無啓殺益事。又杜預集解後序。謂紀年起自夏殷。今本起軒轅氏。則又後人增改。非晉本矣。周書漢志本有七十一篇。註引劉向曰。今存者四十五篇。蓋漢時已散失。今此四十五篇亦亡矣。今七十篇。似以序一篇合七十一篇之數。其序全仿書序。又克殷度邑等篇襲史記。時訓篇襲不韋月令。明堂篇襲明堂位。職方篇襲周禮職方氏。王會篇尤怪誕不經。陳直齋曰。相傳以爲孔子刪書所餘。未必然。似戰國後人倣傚爲之。李巽巖曰。戰國處士私相緝綴。恆案不止此。殆漢後

人所爲也。穆天子傳。本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又本史秦紀。造父爲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諸說以爲之也。多用山海經語。其體制亦似起居注。起居注者。始于明德馬皇后。故知爲漢後人作。又多與紀年相合。亦知爲一人之作也。紀年沈約註、周書孔晁註、穆天子傳郭璞註。皆淺陋之甚。至有經史而不知引者。亦皆僞也。穆天子傳稱璞註者。蓋卽取璞所註山海經以移入之。故因謂璞註也。汲冢又有師春一卷。杜預稱純集左傳卜筮事。黃長睿曰。師春紀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幷律呂卦變謚法等。非專載左傳卜筮事。其紀歲星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由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師春之書。宋世有之。今則未見。故不錄。然據紀年師春二書。皆與杜預所述不合。予于紀年以爲後人增改。非汲冢本書。長睿又以師春爲西晉人集錄。未必出于汲冢。二者又不同。

晉史乘

楚檮杌

已上二書。元吾衍僞撰。陶九成輟耕錄、明載衍之著述。有此二書。

漢武故事

漢班固撰。然與漢書絕不同。一覽可辯。晁子止曰。唐人書洞冥記後云。漢武故事王儉造。

飛燕外傳

稱漢伶玄撰。陳直齋曰。玄自言與揚雄同時而史無見。或曰僞書也。恆案此自好事者爲之。後又有漢雜事祕辛言梁后事。明王世貞僞撰。又有焚椒錄言遼后事。不知何人撰。尤穢褻不堪。皆祖述此也。

西京雜記

隋志載之。不著撰人名。陳直齋曰。稱葛洪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書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少異同耳。固所遺不過二萬餘言。今抄出爲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案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恆案直齋謂未必洪之作者。亦有所本。黃長睿東觀餘論曰。西京雜記中。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案晉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但有華林令。而無上林。其非稚川決也。晁子止曰。人或以爲吳均依託爲之。恆案謂吳均者。酉陽雜俎庾信作詩。欲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

天祿閣外史

稱漢黃憲撰。明王逢年僞撰。

元經

稱隋王通撰。唐薛收傳。宋阮逸補幷註。起晉惠帝終于陳。陳直齋曰。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

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曰皆逸僞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于隋世大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拙自不能揜耶。恆案胡元瑞謂元經今藏書家不復有。不知漢魏叢書已刻之矣。

十六國春秋

魏崔鴻撰。此書本有百卷。見本傳。舊稱溫公所考十六國春秋。猶非鴻全書。則散亡久矣。明屠喬孫、項琳之、雖云爲之訂補。然卽出此二人手也。

隆平集

稱宋曾鞏撰。晁子止曰。似非鞏撰。

致身錄

敍明建文壬午之事。從亡者三十二人。史彬與焉。云藏之茅山道士。手授焦竑。故竑爲之序。科臣歐陽調律、上其書于朝。惟錢牧齋以吳匏菴史彬墓表核之。斷其必無者十。見初學集。又有程濟從亡日記。錢以爲踵致身錄之僞而爲之也。

以上史類

鬻子

世傳子書始于鬻子。漢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小說家有鬻子說十九篇。本註云。後世所加。今一卷

止十四篇。唐逢行珪所上。案史楚世家、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敍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非矣。又書載三監曲阜事。壽亦不應如是永也。是其人之事已謬悠莫考。而況其書乎。論之者葉正則、宋景濂、皆以兩見漢志爲疑。莫知此書誰屬。胡元瑞則以屬小說家。亦臆測也。高似孫以爲漢儒綴緝。李仁父以爲後世依託。王弇州疑其七大夫之名。楊用修歷引賈誼書及文選註所引鬻子。今皆無之。此足以見大略矣。

關尹子

陳直齋曰。周關令尹喜與老子同時。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于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恆案宋景濂謂其文倣釋氏、良然。

子華子

稱程本。陳直齋曰。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竝無此書。蓋依託也。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與孔子不同時。莊子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當出近世能言之流。爲此以玩世耳。周氏涉筆曰。子華子所著劉向序者。文字淺陋不類向。晁子止曰。多用王氏字說。謬誤淺陋。殆元豐以後舉子所爲耳。胡元瑞曰。此必宋人姓程名本者所爲。

亢倉子

柳子厚曰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虛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倉子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註以教于世不亦惑乎高似孫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之說尊表老莊列又以亢倉子號洞靈眞經既不知其人又未有此書一旦表而出之處士王褒乃趨世好迎上意撰以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列子文子及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戴氏禮源流不一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恆案唐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竝以亢倉作庚桑亦言其僞

晏子春秋

陳直齋曰漢志八篇晉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崇文總目曰晏子八篇今亡此書蓋後人採嬰行事爲之

鬼谷子

漢志無隋志始有列于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案史蘇秦傳云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索隱曰樂壹註鬼谷子書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然則其人本無考況其書乎是六朝所託無疑晁子止高似孫皆信之過矣柳子厚曰鬼谷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宋景濂曰鬼谷所言揣闔鈎箝揣摩之術皆是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天下失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知命不憂等言亦恆語爾恆案楊升菴謂漢

志有鬼谷區三篇。卽鬼谷子。然無考。卽有之亦非今所傳也。

尹文子

漢志、名家有尹文子一篇。晁子止曰。尹子二卷。周尹文撰。仲長統所定。序稱周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學于公孫龍。龍稱之。而漢志序此書在龍上。案龍客于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文王元年。齊宣沒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于龍者也。宋景濂曰。仲長統卒于獻帝讓位之年。而序稱其黃初末到京師。亦與史不合。此亦本晁說。予因知統之序。蓋後人依託者也。嗚呼。豈獨序哉。

公孫龍子

陳直齋曰。趙人公孫龍。爲白馬非馬堅白之辨者也。其爲說淺陋迂僻。不知何以惑當世之聽。漢志十四篇。今書六篇。首敘孔穿事。文意重複。恆案漢志所載。而隋志無之。其爲後人僞作奚疑。

商子

漢志、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爲書者所附會。

鶡冠子

漢志、道家有鶡冠子一篇。舊稱鶡冠子、楚人。隱居著書。柳子厚曰。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其書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淺陋言也。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

用鵩賦以文飾之。史伯夷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陳直齋曰。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爲盡淺陋言。自今考之。柳說爲長。恆案鶡冠子漢志止一篇。韓文公所讀有十九篇。四庫書目有三十六篇。逐代增多。何也。意者原本無多餘悉後人增入與。

愼子

稱越人愼到撰。漢志、法家有愼子二十四篇。唐志十卷。崇文總目三十七篇。今止五篇。其僞可知。

於陵子

劉向曾上於陵子。今不傳。此乃明姚士麟僞撰。見祕册彙函。又宋鄭思肖心史。相傳亦出于姚。世因謂姚造。余案心史言辭甚多。而且鬱勃憤懣。自是一種逸民。具至性者之筆。非可僞爲也。叔祥與胡孝轅輩。好搜古籍。謂于吳門承天寺井中得之。林茂之序謂僧君慧浚井所得。或是未敢附和以爲僞書。附辨于此。

孔叢子

稱漢孔鮒撰。漢隋唐志皆無。宋中興書目始有。嘉祐中宋咸註。前人辨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爲陳涉博士。死于陳。固不得爲漢人。而其書記鮒之沒。其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而下迄延光三年季彥之止。則又安得爲鮒撰。又書中載孔子與子思問答語。子思年六十三。在魯穆公時。穆公之立距

孔子七十年子思尙或未生安得有問答之事又儒林傳所載爲博士者曰孔甲顏師古曰名鮒而字甲也此書稱名鮒字子魚亦不相合又漢志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本註謂黃帝史或曰夏帝時人與孔鮒初不相涉中興書目乃云一名盤盂亦誤也李燾以爲東漢末季彥輩爲之朱仲晦以爲卽註者僞作其說近是若爲東漢人隋唐志豈應無乎

文中子一名中說

稱隋王通撰宋阮逸註世有以其姓名史所不載疑併無其人者案王仲言揮麈錄曰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劉禹錫作王華卿墓志載其家世及通行事甚詳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文集胡元瑞又言王勃傳稱祖通隋末大儒則是有其人矣又有疑其書爲阮逸僞造者案唐志已有五卷胡元瑞謂劉賁已斥其擬經之罪則又非皆逸僞造矣予謂旣有其人又其書爲所作則適以見通一妄夫耳爾何人斯而敢上比孔子作僞書以擬論語乎卽孔子之後再有聖人亦當別出言行未聞有比擬其書使可爲聖人者甚至于顏子亦取一門人蚤死者擬之其可惡甚矣若夫揑造唐初宰相以爲門人當時英雄勳戚輩直斥之無婉詞又何其迂誕不經也以至武夫悍卒日僕僕于其門而問道講經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無是事矣說者又以爲出于其子福郊福時之所爲然則其父報仇子且行劫有所由來寧足爲通洗罪乎至其書之舛錯者尤不一焉如仁壽四年通始至長安李德林卒已九年而書有德林請見之語江都有變而書有泫然而興之言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歲開

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書謂問禮于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子收。初生卽出繼族父儒。至于長成不識本生。而書有薛公命子往事之、之語。此皆晁氏所摘發者。若此抑又無論矣。自宋之程朱。極爲揄揚。以爲隱德君子。以爲其學近正。以爲愈于退之。自此後人遂依聲附和。不敢于輕議。噫。其書中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亦曾見之否耶。諸人于其舛錯悖戾。率舉而歸之于二子與阮逸。然則通之善處又安在也。自予論之。惟以此書爲阮逸僞造。則已通猶可解免。若以爲非阮逸僞造。則無可解免矣。卽以爲福郊福畤之所爲。亦于通無可解免矣。通耶郊畤耶逸耶。吾不得而知之。總不若火其書之爲愈也。

六韜

漢志無。隋志始有。稱呂望撰。漢志、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顏師古曰。卽今之六韜。案六弢之名出莊子。然漢志儒家非兵家。其辭俚鄙。僞託何疑。或以其有避正殿語。此乃秦漢事。然亦無煩辨此也。惟一端極可笑者。胡元瑞曰。六韜有太公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僞撰之人。不識陰符之義。以爲符節之符也。

司馬法一名司馬穰苴兵法、

史司馬穰苴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論曰。余讀司馬兵法。閎閎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

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恆案漢志以此書列于經之禮類。曰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言軍禮者本于劉歆七略。周禮大宗伯、有吉凶軍賓嘉五禮之說。故以之入于禮類。而曰軍禮。其實五禮之說。謬妄不足據也。司馬兵法之書今不可見。其中必多揖讓儀文。故史遷亟稱之曰。三代未竟其義。又曰。司馬兵法之揖讓也。但班氏既分子類。依任宏兵家四種。柰何又以司馬兵法。入于經之禮類乎。此班氏之誤也。當時百五十五篇。隋志三卷不分篇。已亡矣。今此書僅五篇。爲後人僞造無疑。凡古傳記所引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其篇首但作仁義膚辭。亦無所謂揖讓之文。閒襲戴記數語而已。若然、史遷奚至震驚之以爲三代不能竟其義乎。是不惟史遷所謂司馬兵法今不復見。卽所謂附穰苴于其中。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者。亦不復見矣。

吳子

稱魏吳起撰。漢志四十八篇。今六篇。其論膚淺。自是僞託。中有屠城之語。尤爲可惡。或以其有禮義等字。遂以爲正大。非武之比。誤矣。

黃石公三略

漢志無。隋志始有。其稱黃石公者。史載張良過下邳。圮上老人授書曰。太公兵法也。或又以爲黃石公所授。故稱之。隋志無以名之。乃曰下邳神人撰。甚可笑。其僞無疑。

尉繚子

漢志、雜家有二十九篇。兵家有三十一篇。今二十四篇。其首天官篇與梁惠王問對。全倣孟子天時不如地利章爲說。至戰威章則直舉其二語矣。豈同爲一時之人。其言適相符合如是耶。其僞昭然。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教人以殺。垂之于書。尤堪痛恨。必焚其書然後可也。史稱楊素每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對陣輒令數百人出。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如是往復爲常。正與此說同。

李衞公問對

晁子止曰。史臣謂李靖兵法世無完書。略見于通典。今問對出于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陳直齋曰。亦假託也。文辭淺陋尤甚。今武學以七書試士。謂之武經。何薳春渚紀聞。言其父去非爲武學博士。受詔校七書。以六韜問對爲疑。白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遂止。恆案今七書以六韜問對抑置于後者。朱服因何去非此言也。後爲徐州教授。與陳師道爲代。師道言聞之東坡。世傳王通元經、關朗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僞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云。奉常公者、老蘇也。馬貴與曰。四朝國史、神宗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訛舛。又官號民物。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官與王震、曾旼、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可行。豈卽此問對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然晁陳二家。以爲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卽此書。然神宗詔王震等校正之說。

既明見于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恆案今世傳者當是神宗時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將佐不能通曉之詔。故特多爲鄙俚之辭。若阮逸所撰當不爾。意或逸見此書未慊其志。又別撰之。而世已行此書。彼書不行與。然總之爲僞書矣。

已上六韜至問對。凡六書。暨孫子。宋元豐中定爲七書。謂之武經。以取武士。今世仍之。故予亦類記焉。其孫子別出于後七書中。惟孫子爲古。餘皆僞。可廢也。

素書

稱黃石公撰。宋張商英註。卽商英所僞撰。荒陋無足辨。

心書

稱諸葛亮撰。僞也。

風后握奇經

後世僞撰。

周髀算經

漢志無。隋志始有。周髀之義未詳。或稱周公受之商高。故曰周髀。則益誣矣。

石申星經

史天官書、引齊甘公魏石申。今傳有石申星經。亦僞也。

續葬書

陳直齋曰。稱郭璞撰。鄙俗依託。

撥沙經

晁子止曰。唐呂才撰。蓋依託者。

黃帝素問

漢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隋志始有黃帝素問九卷。唐王冰爲之註。冰以漢志有內經十八卷。以素問九卷、靈樞經九卷、當內經十八卷。實附會也。故後人于素問係以內經者非是。或後人得內經。而衍其說爲素問。亦未可知。素問之名。人難卒曉。予案漢志陰陽家有黃帝泰素。此必取此素字。又以與岐伯問。故曰素問也。其書後世宗之。以爲醫家之祖。然其言實多穿鑿。至以爲黃帝與岐伯對問。益屬荒誕。無論隋志之素問。卽漢志所載黃帝內外經。竝依託也。他如神農軒轅風后力牧之屬。盡然。豈眞有其書乎。或謂此書有失侯失王之語。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始有失侯王者。予案其中言黔首。又藏氣發時。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不言十二支。古不以地支名時。當是秦人作。又有言歲甲子。古不以甲子紀年。言寅時。則又漢後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槩論也。

靈樞經

晁子止曰。或謂好事者。于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抄出之。恆案此書又下素問一等。餘說見素問。

神農本草

漢志無。案漢平帝紀詔天下舉知方術本草者。本草之名始見于此。梁錄載神農本草經三卷。隋志因之。書中有後漢郡縣人名。以爲東漢人作也。其後以代日增。今竝雜爲一。不可致詰矣。

秦越人難經

晁子止曰。漢志亦但有扁鵲內外經。隋志始有難經。唐志遂屬之越人。皆不可考。恆案傷寒論序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八十一難者。卽指素問九卷而言也。六朝人又爲此。絕可笑。

脈訣

稱晉王叔和撰。晁子止曰。皆歌訣鄙淺之言。後人依託者。然最行于世。吳崑脈語序曰。五代高陽生僞撰。

神異經

十洲記

已上二書。稱東方朔撰。陳直齋曰。二書詭誕不經。皆假託也。漢書本傳敘朔之辭。末言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贊又言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童兒牧豎莫不炫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史家欲祛妄惑。可謂明矣。

列仙傳

稱劉向撰。陳直齋曰。傳凡七十二人。每傳每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恆案漢志載向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而無列仙傳。可證其僞。殆因列女而有此列仙歟。其云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檢得七十二人。可以爲多聞博識者遐觀焉。西漢之時。安有佛經。其爲六朝人所作。自可無疑也。

洞冥記

稱郭憲撰。胡元瑞曰。郭子橫生西京末。其文字不應遽爾。蓋六朝僞作。

博物志

稱張華撰。唐殷文圭爲註曰。張華讀三十車書。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爲繁。止作十卷。案此書淺猥無足觀。決非華作。殷之所云。正以飾是書之陋耳。魏晉閒人。何嘗有著書四百卷者。且從中選得十卷。不知當若何佳。今乃爾耶。

杜律虞註

稱元虞集註。楊用修曰。本不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爲之。後人駕名于伯生耳。恆案伯生集有杜詩纂例序一篇。想以此訛爲伯生耶。

以上子類

有眞書雜以僞者。經則禮記儀禮有之。竝詳本書。茲不復綴。

三禮考註

吳澄撰。楊士奇序。以爲晏壁曾掩爲己作。又以公纂言敘錄考之。多所增加。禮義率混淆無別。羅倫序亦以爲所增者非公手筆無疑。

文子

漢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本註云。老子弟子與孔子竝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唐志錄魏李暹註爲十二篇。與今篇次同。晁子止疑爲暹析之。李暹註傳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于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云。陳直齋曰。案史貨殖傳徐廣註。計然、范蠡師名。裴駰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唐徐靈府引以爲據。然自班固時已疑依託。況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案直齋此辯。則李暹固承前人之訛。以文子爲姓辛名鈃。又號計然也。辨其文者。柳子厚曰。其辭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乂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今删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于家。案河東之辨文子。可謂當矣。其書雖僞。然不全僞也。謂之駁書良然。其卽李暹爲之歟。高似孫謂子厚所刊之書。今不可見。

莊子

蘇子瞻疑盜跖、漁父、讓王、說劍、四篇非莊子作。其言曰。莊子蓋助孔子者。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

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于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以至老聃之徒。至于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嘗疑盜跖漁父則眞若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晁子止辨之曰。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以爲莊子陽訾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耶。宗孔耶。既曰宗老矣。詎有陰助孔之理也耶。是何異開關揖盜。竊懼夫禍之過于西晉也。案晁氏此辨。可謂至正。殊有關係。蘇氏兄弟。本溺好二氏。其學不純。故爲此詖淫之辭。第蘇之疑此四篇是也。其用意誤爾。予之疑與蘇同。而用意不同。莊之訾孔。餘尙蘊藉。此則直斥嫚罵。便無義味。而文辭俚淺。令人厭觀。此其所以爲僞也。

列子

稱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漢志因之。向云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柳子厚曰。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列子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爲鄭爾。案柳之駁向誠是。晉張湛註已疑之。若其謂因魯而誤爲鄭。則非也。向明云鄭人。故因言鄭繆公。豈魯繆公乎。況書中孔穿魏牟。亦在魯繆公後。則又豈得爲魯繆公乎。高似孫曰。太史公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遷猶疑之。所謂列禦寇之說。獨見于寓言耳。遷于此詎得不致疑耶。莊周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愼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于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與。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閒尤有淺近迂僻者。出

于後人會粹而成之耳。案高氏此說。最爲有見。然意戰國時。本有其書。或莊子之徒依託爲之者。但自無多。其餘盡後人所附益也。以莊稱列。則列在莊前。故多取莊書以入之。至其言西方聖人。則直指佛氏。殆屬明帝後人所附益無疑。佛氏無論戰國未有。卽劉向時又寧有耶。則向之序。亦安知不爲其人所託而傳乎。夫向博極羣書。不應有鄭繆公之謬。此亦可證其爲非向作也。後人不察。咸以列子中有莊子。謂莊子用列子。不知實列子用莊子也。莊子之書。洸洋自恣。獨有千古。豈蹈襲人作者。其爲文舒徐曼衍中仍寓拗折。奇變不可方物。列子則明媚近人。氣脈降矣。又莊之敘事。回環鬱勃。不卽了了。故爲眞古文。列之敘事。簡淨有法。是名作家耳。後人反言列愈于莊。柳子厚曰。列較莊尤質厚。洪景盧曰。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宋景濂曰。列子書簡勁宏妙。似勝于周。王元美曰。列子與莊子同敘事而簡勁有力。如此之類。代代相仍。依聲學舌。噫。以諸公號能文者。而于文字尙不能盡知。況識別古書乎。又況其下者乎。

管子

晁子止曰。杜佑指略序云。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葉正則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當時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等語。亦種蠡所遵用也。又曰。管氏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豪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徵之苛斂。陳氏因爲厚施謀齊。而齊卒以此亡。

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霸。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過于輕重諸篇。恆案其大匡、中匡、小匡、諸篇。亦本論語一匡天下爲辭。又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亦本論語。又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本國語。又言春秋所以紀成敗。管未見春秋也。漢志八十六篇。今篇數同。大抵參入者。皆戰國周末之人。如稷下游談輩。及韓非李斯輩。襲商君之法。借管氏以行其說者也。故司馬遷嘗取之。以爲封禪書。

賈誼新書

漢志、賈誼五十八篇。隋賈子十卷。唐志卷數同。隋始加新書之名。陳直齋曰。多錄漢書語。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傷寒論

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此書本爲醫家經方之祖。然駁雜不倫。往往難辨。讀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鄉錢曉城煌。謂此書爲王叔和參以己說。故眞僞間雜。致使千載蒙晦。著有醫學辨謬一書。分別仲景書之眞僞。兼論醫家源流。雖議論不無過高。使世俗驚駭。然理自不可易。誠爲醫家獨開生面者也。今其書藏于家。予謂王叔和脈訣。前人多稱其僞。此或併非叔和。乃後人依託其名者。

金匱玉函經又名金匱要略。

稱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案此非仲景撰。乃後人僞託者。其稱王叔和集。說見上。

有本非僞書而後人妄託其人之名者。

爾雅

漢志附于孝經後。隋志附于論語後。皆不著撰人名。唐陸德明釋文謂釋詁爲周公作。蓋本于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此等之說。固不待人舉張仲孝友而後知其誣妄矣。鄭漁仲註後序曰。離騷云、使涷雨兮灑塵、故釋風雨云暴雨謂之涷。此句專爲離騷釋。故知爾雅在離騷後。案奚止離騷後。古年不係干支。此係干支。殆是漢世又案此書釋經者也。後世列之爲經。亦非是。

韻書卽詩韻。

昔沈約撰四聲。今亡此書。乃宋理宗朝平水劉淵作。其時奉詔頒行。名禮部韻略。今相仍用之。俗稱沈約譌也。

山海經

漢志不著撰人名。劉歆校定。表言禹定九州。而益等類物善惡。著此書。皆聖賢之遺事。古文明著者也。以爲禹伯益撰。致爲可笑。經中言夏后啓、殷王亥、文王、且言長沙、零陵、鴈門、諸郡縣。歆不知欺誰乎。此蓋秦漢閒人所作。昔人已多論之矣。

水經

隋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註。一本四十卷。酈善長註。皆不言撰人名。自舊唐志註云。郭璞作新唐志云。桑欽作宋崇文總目。但云酈註四十卷。亦不言撰人爲誰。崇文總目作于宋景祐。與新志同時。不知新志何據以爲說也。其經云。濟水過壽張。卽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卽狄縣。安帝所更名。又荷水過湖陸。卽湖陵縣。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卽彘縣。順帝所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敘也。王伯厚曰。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註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鎭城註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恢案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桑欽蓋成帝時人。是書固不可言欽作。卽謂郭璞。又豈其然乎。姚寬西溪叢語曰。水經世以爲桑欽撰。予案易水註云。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漊。自下漊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其考核尤精。然則桑欽固別有地理水道之書。而水經者不知何人所作也。又此桑欽。亦非漢成帝時者。使然不當見遺于漢志矣。故晁氏謂使古有兩桑欽則可也。

陰符經

出于唐李荃。其云得于石壁中上封云。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于是荃詭爲黃帝所作。後遇驢山老母。說其玄義。案此書言虛無之道。言修鍊之術。以氣作炁。乃道家書。必寇謙之所作。而荃得之耳。其云得于石壁中則妄也。若云黃帝所作。驢山老母爲之解說。則更妄矣。又相傳七賢註。爲太

公范蠡張良諸葛亮諸人。益不足辨。或謂卽荃所爲。亦非也。褚遂良書之以傳于世。又朱仲晦嘗註之。而曰謂非深于道者不能吁。不知其所謂道者何道也。可慨也夫。

越絕書

隋志始有稱子貢撰。或曰子胥。竝妄也。據篇末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乃隱爲袁康字也。又曰。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承天。屈原同名云云。隱爲吳平字康。與吳平共著此書也。楊用修曰。此東漢人也。何以知之。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如黃絹碑。如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云。隱其姓名于離合詩。如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鄰云云。隱其姓名于參同契。此言良然。胡元瑞謂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東漢人據二書潤飾爲此。或有之。有兩人共此一書名今傳者不知爲何人作者。

吳越春秋

楊用修曰。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傳。曄耶方耶。有書非僞而書名僞者。

春秋繁露

董仲舒撰十七卷八十二篇。案漢志春秋類、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子儒家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春秋類。始有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而子儒家別無所謂百二十三篇者。本傳稱仲舒說春

劉子新論

袁孝政作。序稱劉書唐志十卷。稱劉勰人。或謂卽此書。然篇目不類。或又云劉歆、劉孝標。

化書

通考載僞唐宋齊丘子嵩撰。宋景濂以爲譚峭景升作。齊丘竊之。據仙傳譚景升。以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其後齊丘因奪爲己有而傳之。遂不得其死。恆案仙傳之說。亦未可遽信。迄莫能定也。

經籍舉要

龍啓瑞編
袁祖增訂

本館據漸西村舍
叢刊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經籍舉要

十三經注疏。汲古本。阮刻連校勘記本。殿本有句圈扎校勘。

周易。魏王弼注。繫辭以下。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詩。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周禮。儀禮。並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禮記。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公羊傳。漢何休注。唐徐彥疏。穀梁傳。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孝經。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論語。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孟子。漢趙岐注。宋邵武士人疏。爾雅。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右十三經。乃學問文章之根柢。必須精熟貫通。異日立身行事。讀書作文。處處方有把握。然學者才質敏鈍不同。兼習原非易事。莫若隨其性之所近。量力專習一經。一經既畢。乃及他經。果能融會貫通。則一經亦自可發名成業。漢世諸儒。多以專門名家。昔人教子弟。各執一藝。亦此意也。至讀經之法。陳文恭公豫章書院學約云。先將正文熟讀精思。從容詳味。然後及於傳注。然後及於諸家之說。平心靜氣。以求其解。毋執己見。以違古訓。毋傍舊說。以昧新知。本經既通。乃及他經。如未能通。不必他及。此數語誠爲切要。又讀書原所以明理。使我之身心。受其約束。我之立身行事。肯有範圍。程子云。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諸生於此處尤當加意用功。學問

所以變化氣質。果能潛心體玩。則自己有不肖性質。猶將愧悔悚惕。陶鎔改換。安有口誦聖賢之言。而身蹈頑囂之行。縱他人以讀書人待我。我能不愧於心。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雖淹博如戴聖、馬融。詎能解免乎。此尤窮經之士所宜知也。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雅雨堂本。別有孫氏星衍所輯周易集解巾箱本。

此書凡採子夏易傳以下三十五家之說。專以發明漢學。蓋其時去古未遠。家法猶存。與王弼、韓康伯掃棄舊聞。獨標新解者。用意各異。乃講易之書之最近古者。

宋程正公易傳。

戴震亦盛稱易傳。以義理言易。莫善于伊川易傳。王輔嗣不及也。以象數言易。莫善于李鼎祚周易集解。本朝惠、虞、姚諸家。皆從此出。

朱子周易本義。

黃梨洲。胡朏明。皆力辨圖書之謬。石齋先生三易洞璣。已不取之。惠松厓有本誼辨證二卷。

明蔡清易經蒙引。

此書大旨。以本義爲宗。而立說時有異同。

國朝李文貞公。名光地。周易通論。　周易觀象。

文貞於易學最深。故其書皆自抒心得。又發明曉暢。足爲初學津逮。

國朝惠棟。周易述。易微言。易例。增。

國朝江藩。周易述補。易大義。增。

國朝張惠言。周易虞氏誼。增。

國朝姚配中。易鄭氏誼。增。

宋蔡沈書集傳。

沈。朱子弟子。史稱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沈又受其父所傳洪範之數。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

國朝胡渭。禹貢錐指。

是書於古今地理。考證詳明。援引諸書。尤繁富而有斷制。乃學人所最宜究心者。

國朝陳澧。錐指訂誤。增。

國朝李文貞公。尚書解義七篇。

七篇者。二典三謨。禹貢洪範也。詞簡而當。義約而精。所論天文地理。詩歌聲律。考證尤爲詳備。

國朝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漢儒伏生所傳。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所上。稱爲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之壁中。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者。卽是物也。古文列在學官。千餘年來。莫之敢廢。是書因朱子有文辭格制。與今文迥然不類之說。遂辭而闢之。其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祛後儒之蔽。見黃梨洲序。於學人考究之功。不爲無益。至於古文之不可廢。則閻氏亦自知之矣。

國朝惠棟。古文尚書考。增。

國朝王鳴盛。尚書後案。增。

國朝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增。

國朝孫星衍。古文尚書馬鄭注輯。今古文尚書注疏。增。

朱子詩集傳。

國朝陳啓原。毛詩稽古編。增。

國朝陳奐。毛詩疏。增。

國朝丁晏。三家詩說。增。

國朝方苞。周官集註。案此無單行本。見望溪全集中。

訓詁簡明。最便初學。

國朝沈彤。周官祿田考。增。

國朝莊存與。周官表。增。

國朝戴震。考工記注。增。

國朝阮元。明堂論。增。

國朝焦循。羣經宮室圖。增。

宋李如圭。儀禮集釋。儀禮釋宮。

元敖繼公。儀禮集說。

國朝胡培翬。儀禮正義。增。

宋衞湜。禮記集說。案是書世無單行本。僅見通志堂經解中。

國朝金榜禮箋。增。

國朝金鶚。求古錄禮說。增。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是書以儀禮爲經。而以禮記及諸書所載。以類附之爲傳。喪祭二門。朱子未及屬草。歿後。其門人黃幹

補成之。

國朝江永。禮書綱目。增。

晉杜預。春秋釋例。

國朝李貽德。賈服注輯述。增。

國朝段玉裁。校定春秋古經十二篇。增。

國朝馬驌。左傳事緯。增。

國朝江永。春秋地理考實。

國朝趙坦。春秋異文箋。增。

朱子。四書或問。

宋眞德秀。大學衍義。

明邱濬。大學衍義補。

明蔡清。四書蒙引。

是書雖爲科舉而設。然發明義理。猶有宋儒之遺意。視時下高頭講章。卑卑不足道矣。

國朝陸清獻公。名隴其。松陽講義。

國朝閻若璩。四書釋地。增。　宋翔鳳。釋地辨證。增。
國朝劉寶楠。論語正誼。增。
國朝焦循。孟子正義。增。
國朝孔廣森。大戴記補註。增。
國朝阮元。曾子注。增。
國朝孔廣森。公羊通誼。增。
國朝陳立。公羊正誼。增。
國朝柳興宗。穀梁大誼。增。
國朝鍾文烝。穀梁補注。增。
吳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增。
宋羅願。爾雅翼。
國朝郝懿行。爾雅義疏。
是書引據精博。直掩前賢。而上之與高郵王氏。廣雅疏證。同爲近今之絕學。
國朝邵晉涵。爾雅正誼。增。

國朝王念孫。廣雅疏證。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

是書以德州盧氏刻者爲勝。

國朝王引之。經傳釋詞。增。

國朝阮元。十三經校勘記。增。　經籍纂詁。增。

國朝朱彝尊。經義考。翁方綱補。

國朝謝啓昆。小學考。增。

國朝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板存江甯藩署。

內經典釋文。禮記集說。漢上易傳最佳。

皇清經解。

儀徵阮相國輯。皆本朝人說經之書。板存粵東省城學海堂。　案通志堂所刻。多宋元諸儒。發明義理之書。此則漢儒專門訓詁。實事求是之學。似相反而適相成。有是二者。而說經之書始備。至其中亦有不必盡讀者。則在學者博觀而愼擇之。要使言義理者。無空疏之失。說訓詁者。去支離之弊。斯可爲通經致用者矣。此劄非阮公本意。阮欲剪截精要。成大清經解。以當唐人五經正義。未成其說。見漢學師承記敘中

唐開成石經。增。

國朝乾隆石經。增。

國朝彭文勤公。名元瑞。石經考文提要。

右經類。

廿一史。

漢司馬遷史記一。班固漢書二。宋范蔚宗後漢書三。晉陳壽三國志四。唐房喬等晉書五。梁沈約宋書六。梁蕭子顯南齊書七。唐姚思廉梁書八。陳書九。北齊魏收魏書十。唐李百藥北齊書十一。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十二。唐魏徵等隋書十三。唐李延壽南史十四。北史十五。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十六。歐陽修新五代史十七。毛氏汲古閣所刻十七史即此是也。又益以元托克托等宋史爲十八。遼史爲十九。金史爲二十。元史爲二十一。明嘉靖中南京國子監請校刻史書。萬曆中北監又刻廿一史。嘉定錢氏云。北板視南稍工。然校勘不精。譌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即此是也。益以欽定明史。爲廿二史。又益以晉劉昫等之舊唐書。宋薛居正之舊五代史。則爲廿四史。武英殿所刻。及頒行各學者皆此本。而正史之數備焉。案全史浩博。終身瀏覽。亦不能盡。且卷帙繁富。寒士豈能家有其書。而史記爲歷代文章之鼻祖。班書實後世國史之權輿。斯二者定當熟復。至若范書之取材宏富。陳志之用筆簡嚴。李

延壽則號稱良史。歐陽公則長於敍事。明史時事。去今最近。觀勝國之所以亡。即知本朝之所以興。尤足爲考證得失。通知世事之助。皆學人所當先務者。

漢荀悅。前漢紀。增。

晉袁宏。後漢紀。增。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元胡三省注。胡刻本。陳仁錫本。

是書用編年體。上起戰國。下終五代。歷朝事蹟。若網在綱。淹通貫串。爲自來史家所不能及。學者既不能讀全史。則是書首當寓目。苟能於此卒業。則古來得失善敗之故。固了然於心目間矣。案陳文恭公豫章書院學約云。凡讀通鑑。及紫陽綱目。讀某帝畢。即須從頭檢點。記其大因革。大得失。宰相何人。幾人賢而忠。幾人姦而佞。統計一朝盛衰得失之故。如在目前。然後看第二代。閱二十二史。如看本傳。又須看其何時出仕。居何等官。有何功業。歿於何年。統計一人之終始。如在眼前。然後再看他傳。如此則讀史雖不能全記。而規模總在胸中矣。愚謂今日諸生讀史。必須手邊置一劄記。隨其所得。分類記之。記古人之嘉言懿行。則足以檢束其身心。記古人之善政良謀。則足以增長其學識。以至名物象數。片語單辭。無非有益於學問文章之事。當時記錄一過。較之隨手繙閱。自當久而不忘。且偶爾憶及與蓄疑思問。其檢查亦自易易。此爲讀史要訣。諸生所宜盡心。

宋司馬光稽古錄。

是書上起伏羲下至宋英宗治平之末。而以所作歷年圖中諸論附之。其於治亂興衰之故。剖析最明。朱子語錄中謂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皆謂此書。亦知其有益於世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增。

宋李燾續通鑑長編。增。

國朝畢沅續宋元通鑑。增。

國朝夏燮明通鑑。增。

國朝蔣良騏東華錄。增。王先謙續東華錄。增。又補東華前錄。增。

宋朱子通鑑綱目。

欽定綱目續編。三編。增。

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增。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增。

國朝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增。

國朝祁韻士藩部要略。增。
國朝魏源聖武記。增。
國語。左邱明傳。吳韋昭注。
戰國策。漢高誘注。

案二書時代在前。而列於此者。遵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歸入雜史之例也。

後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增。
國朝吳任臣十國春秋。增。
宋王溥唐會要。五代會要。增。
宋徐天麟西漢會要。東漢會要。增。
唐劉知幾史通。國朝浦起龍釋。增。
國朝章學誠文史通義。增。
水經注。漢桑欽撰。經文。後魏酈道元注。戴震全祖望趙一清董祐誠各校本最善。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增。

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增。

國朝齊召南。水道提綱。增。

國朝洪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增。

國朝徐松。西域水道記。增。

國朝徐松。新疆識略。增。

國朝陳芳績。歷代地理沿革表。增。

國朝魏源。海國圖志。增。

國朝何秋濤。朔方備乘。增。

國朝李兆洛。歷代地理志韻編。增。

右史類。

老子。晉王弼注。石柱本。吳澄注。武英本。

莊子。晉郭象注。張爾岐說略。畢沅校本。

列子。晉張湛注。姚鼐章讀。

管子。花齋本。戴望校正。

晏子春秋。吳鼒顧廣圻本。
孫子。孫星衍十家注本。
荀子。抱經本。劉台拱郝懿行補注。
韓非子。吳鼒刻顧千里校。
呂氏春秋。秦呂不韋。畢沅本。
淮南子。漢淮南王。莊校本。高誘注。錢塘天文訓注。許慎
鹽鐵論。漢桓寬撰。王先謙校本。
白虎通。漢班固撰。陳立疏證。
漢賈誼新書。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凌曙校本。
漢劉向。新序。說苑。
漢揚子法言。秦敦復本。
隋王通。中說。
周子。名敦頤。太極圖說。通書。

張子名載。全書。

二程子。大程子明道。純公。名顥。小程子伊川。正公。名頤。遺書。外書。石門呂氏刊。

朱子語類。

濂洛得朱子。而學術始大。

欽定淵鑑齋朱子全書。李光地奉敕編。增。

眞西山先生讀書記。

元許魯齋遺書。

江漢先生趙復弟子。得文正而朱學始北行。

明薛文清公。名瑄。讀書錄。續錄。

湯子遺書。國朝湯文正公斌撰。

夏峯弟子。兼治陸王之學。

三魚堂賸言。松陽抄存。國朝陸清獻公撰。

嫥治程朱之學。而攻姚江與荊峴派別。

榕村語錄。國朝李文貞公撰。

宗朱而有作用。

張楊園遺書。

蕺山弟子。始同終異。蓋忠介乃姚江五傳幹蠱之門人也。楊園宗恉稍別。

右子類。案宋五子以後。諸儒之書。原不當與老莊諸子並列。茲謹照四庫全書總目之例。歸之子類。因體例取其簡要。復不能分儒家道家之目。特以時代後先。敘列如此。讀者自能分別觀之。

漢王逸。楚辭章句。

朱子。楚辭集註。辨證。後語。

陶淵明集。陶澍刻本。江州草堂本。

陸宣公奏議。年刻本。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錢箋本。仇兆鰲詳注本。

韓昌黎集。永懷堂本。東雅堂本。宋本考異十卷單行。

柳河東集。明合刻韓柳本。

司馬溫公傳家集。

歐陽文忠集。

曾南豐集
王臨川集。詩有李壁注本。
三蘇全集。
眉州刻本。外間書坊有之。至其單行本。則老蘇爲嘉祐集。長公爲東坡全集。次公爲欒城集。今皆通行。
施註蘇詩。查慎行注本。馮映榴詳注本。紀文達公昀批本。
黃山谷詩集。任淵注。武英殿聚珍板本。翁方綱合校內外集。別集本。別集史容注。
朱子文集。
元遺山集。金元好問撰。施國祁注本。張穆校陽泉山莊本。
道園學古錄。元虞集撰。汲古閣本。
王文成全書。明王守仁撰。歸有光撰。
震川大全集。
國朝顧炎武亭林文集。增。
國朝朱彝尊竹垞文類。增。
國朝魏禧文集。增。

國朝方苞望溪文集。戴鈞衡校。抗希堂全集本。

國朝姚鼐惜抱軒文集。增。

國朝汪縉文錄。增

國朝彭紹升二林居集。增。

國朝張惠言茗柯文編。增。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集。增。

國朝魏源古微堂內外集。增。

右集類。古人文集。浩如淵海。今就其有益於德業者著之。

司馬溫公家範。書儀。

二程粹言。宋楊時編。

近思錄。

朱子與呂祖謙同撰。取周子、二程子、張子之言。擇其切要者著於篇。淳祐十二年。葉采爲之集解。始表進於朝。近人復輯爲五子近思錄。采朱子之言。以繼四子之後。所擇未精。於葉氏舊註復多去取。不如原本之簡明。惟江愼修氏註者爲善。

宋名臣言行錄。朱子撰。

元蘇天爵名臣事略。增。

國朝文獻徵存錄。錢林撰。增。

國朝名臣言行錄。王炳燮撰。增。

國朝名賢碑傳錄。錢儀吉撰。增。

小學。高校集注本。祁刻本。

舊本題朱子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考定爲劉子澄所類次。其書皆言蒙養之事。教子弟者。所宜家置一編。

元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

明呂新吾。名坤。呻吟語。

明劉念臺先生。名宗周。人譜類記。

國朝李二曲。四書反身錄。

國朝陳文恭公。名宏謀。五種遺規。訓俗、養正、學仕、從政、訓女、凡五種。

右約束身心之書。凡十一種。

右十一種。常置案頭。可以束身寡過。雖不能遽至於聖賢之域。而不流於不肖也決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閻何校本。七箋本。翁元圻注本。

國朝顧炎武。日知錄。黃汝成毛嶽生注本。

國朝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增。

國朝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廿二史考異。

國朝王念孫。讀書雜志。

國朝俞正燮。癸巳類稿。　癸巳存稿。增。

右擴充學識之書。凡七種。

學者讀書。最忌見聞荒陋。用以作文。必無精采。安能出人頭地。苟於此融會貫穿。庶可無村秀才之誚矣。

唐杜佑通典。

宋鄭樵通志。

通志取二十略足矣。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

國朝秦蕙田。五禮通考。

徐乾學先撰讀禮通考。祇凶禮一門。文恭補撰四禮。戴震修觀象授時一門。

天下郡國利病書。國朝顧炎武撰。增。

讀史方輿紀要。國朝顧祖禹撰。

皇朝經世文編。國朝賀長齡輯。

大指祖陸曜。切問齋文鈔。

右博通經濟之書。凡六種。

漢許叔重。說文解字。汲古本。朱刻本。藤花榭本。五松園本。

宋徐鉉等補註。補音增。加新附字。原本十四篇。合目錄爲十五篇。是書發明制字之原。今賴以存古形古義。古音者、讀書而不讀說文。是雖識字而不識字也。以孫淵如氏平津館叢書內仿宋刻本爲勝。

南唐徐鍇。說文繫傳。祁刻本。

鍇。鉉弟也。其疏解說文。不盡得許意。引書尤多舛錯。而議論通博。實足以自成一家。

國朝段若膺。說文解字注。

說文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於讀經有益也。段氏此書。於經義融洽貫串。而講求聲音形體之處。亦爲精確的當。在說文家可爲空前絕後之作。特好以意擅改。恐終失許氏之舊。是其一病耳。

國朝段若膺六書音均表。增。

國朝桂馥說文義證。增。

國朝王筠說文釋例。說文句讀。增。

國朝錢大昕說文答問。薛傳均注。增。

國朝姚文田說文聲系。增。

國朝鄭珍說文逸字箋。增。

國朝紐樹玉段注訂。增。

玉篇。

廣韻。此二書通行。吳門張氏重刊宋本。

明陳第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

國朝顧炎武音學五書。

亦源出吳棫。而正其得失。實爲說古均之大宗。迨戴東原、孔撝約、姚秋農、張皋聞、劉申受、江有誥、王石

渠、朱駿聲、龍翰臣諸家出。而以說文形聲言古均。其法益密矣。

國朝江永古韻標準。

以上三書。爲講明古今音韻之準。則必明乎此。而後三百篇。及周秦以上有韻之文。乃可得而讀。三家以次相承遞爲推闡。自茲以後。言古韻者愈密。而其說愈紛而不可治。要不如此三家之適當而止也。

右文字音韻之書。凡九種。

梁昭明太子文選。胡刻顧彭校。李善注本。梁章鉅旁證。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

宋姚鉉唐文粹。增。

宋呂祖謙宋文鑑。增。

元蘇天爵元文類。增。

明程敏政明文衡。增。明文授讀。黃宗羲編。增。

明茅坤唐宋八家文鈔。

八家之名。自鹿門而始著。後之談古文者。莫能出其範圍。善學者當由此溯源於班固馬遷。及周秦諸子。自能用古人之法。而不爲成格所拘。必欲悖之而別求高遠難行之路。將有終身爲旁門外道。而不

自知者。

國朝方苞古文約選。

望溪於古文義法最深。是篇持論亦最嚴謹。觀其點定評語。足以知文章之軌則矣。

國朝姚鼐古文詞類纂。

惜抱老人。得歸方二家古文之正傳。是篇所選。其體格較望溪爲備。評註較鹿門爲精。後之學古文者。觀此足矣。

國朝儲欣唐宋十家文。

國朝曾國藩求闕齋經史百家雜鈔。增。

國朝浦起龍古文眉詮。增。

國朝王士禎古詩選。萬首絕句選。

宋洪邁選唐人萬首絕句。取盈卷帙。未免蕪雜。阮亭尚書約而精之。去取最當。

國朝姚鼐今體詩選。

阮亭尚書。選古體詩而不及近體詩。姬傳先生補之。此爲惜抱軒十種之一。

明王志堅四六法海。

國朝李兆洛駢體文鈔。

國朝駢體正宗。曾燠編。增。

國朝王昶湖海文傳。增。

國朝詁經文鈔。朱琦輯。增。

國朝七家文鈔。陸繼輅薛玉堂刻。增。

右詩古文詞之書。凡十種。

欽定四書文。

乾隆元年。命侍郎方苞選定有明制義四百八十六篇。國朝制義二百九十七篇。都爲一集。乃時文之極則。不朽之盛事也。

國朝俞長城百二名家制藝。

是編所刻。自宋至國朝康熙間。凡百二十人。各序其出處梗概於卷端。可以知人論世。至忠孝節義之事。尤鄭重言之。前人序其書。謂五百年之文。卽五百年之史。殆非溢美。

試帖庚辰集。

紀文達昀編是集於試帖之中。仍能講究格律。猶得唐人近體之遺意。異乎疊牀架屋。以刻畫字句爲

工者。蓋試帖亦猶律賦。固貴以層次爲主也。

右場屋應試之書。凡三種。

案諸生今日莫不以場屋應試之功爲急務。而所載之書。止於三種者。以根柢之學。全在經史之中。經史既明。則醞釀深厚焉。有用以爲應試之學而不工者。故登此數者。以爲舉業之準繩。若夫時新花樣。遞變不窮。揣摩之士。自能家有其書。亦難先爲預定。所貴隨時隨事。貫以實心。今士人既以時文試帖律賦。爲進取之資。豈宜苟且從事。以自欺欺人者。若乃以枵腹學古人。而徒襲其貌。以粗才爲議論。而不守其中。由茲見斥。適無足怪。又況平時有不殖將落之患。而臨場思以詭遇。得之姦僞之人。天必不福。然則平心靜氣。光明磊落。乃諸生讀書養氣之根原。而亦舉業之先務也。

又律賦亦近今場屋所用。而選本之佳者甚希。惟坊間通行之律賦衡裁集及顧南雅學士所選律賦必以集。取法唐人。足爲初學津逮。若古體諸賦。則文選及古文詞類纂中備之矣。

右所舉各書。皆於諸生有益。所宜置之案頭。以備觀覽。其爲目多而不繁。簡而不漏。由此擴而充之。可進於博通淹雅之域。即守此勿失。亦不至爲鄉曲固陋之士。謹奉聖諭廣訓。地方官朔望宣讀。列在學官諸生。平日自宜潛心講肄。又如欽定諸經。御批綱鑑。御纂性理精義等書。列聖御製集。今上御製集。覺世牖民。允爲藝林矩範。但業經頒發者。各學俱有藏書。諸生志切精研。無難敬謹借讀。其未經頒發者。外間書

坊亦無其本非諸生所能購置今故不敢以著於錄又如欽定大清會典大清一統志皇朝三通等書尤講求經濟通知世事者之所必及但以卷帙浩繁坊間難於購覓諸生異日讀書中祕自態窺美富之全茲亦不復及焉要之道德文章本同原而共貫諸生但爲弋取科名計則揣摩之書歸於簡練原不必博觀羣籍乃爲得之然而事貴求其本原學必將以實意時文試帖律賦其根柢豈能離經籍之中果能胸有積軸用之舉業斷無不利（惟空言高古橫肆粗才不能平心靜氣以就範圍或自矜博洽流入險怪晦澀而不自知者亦難望其入彀乃不善讀書之過非書之足以誤人也）且既身列膠庠則平日之所事者何事於此等有益之書尙不能讀則其人之悠忽怠惰可知欲望他日有益於國家難矣今以三年大比計之諸生於此等年分自不能不以十分精力專注舉業無暇更及羣書若遇閒年正當於此時講求根本之學根本既立則舉業乃其枝葉自有暢茂條達之象屆期再講求規模格式較之沾沾用功於時文者自必事半而功倍矣或謂此等書籍寒士力難購買而堆書滿案亦慮有妨正業則請倣讀經之例各就其性之所近者習之有志聖賢者宜先讀宋儒義理之書留心經世者宜博觀諸史已然之迹推之詩古文詞能執一藝者卽爲過人之技文字音韻能精一業者俱爲有用之書凡茲舉其大綱乃爲導以先路果能剛讀經而柔讀史卽爲今與居而古與稽願學者貴盡其全功未能者且俟之他日如此銖積寸累自見富有日新而又何騖廣而荒好博而雜之患乎夫文運與世運相維而欲文教之興未有不從讀書始者本院自維寡薄未嘗學問自忝竊科名以後恆悚惕不安於心

今復恭膺簡命。視學此邦。實與同人講求讀書之日。因舉夙昔所聞。有志而未逮者。與諸生共講明而切究之。諸生異日有能因博學以進乎篤行。本文章而發爲經濟者。則移風易俗。胥有賴焉。使者之榮莫大乎是矣。若夫鴻博之君子。則是編誠無足道。有寓目者。諒無誚諸。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日。提督湖北學政。升用侍講。翰林院修撰。臨桂龍起瑞識。

附錄吳晴舫學使告示六條

示仝屬應試生童知悉。夫通經將以致用。學古所以多聞。經術明斯儒業醇。學術正則人才蔚。膠庠造士。舍是無由。兩浙山水清淑。靈氣所鍾。聲明文物。甲於東南。宿學耆儒。後先相望。使者奉天子命。視學是邦。深以款啓寡聞。不克稱職爲懼。第聞近日以來。習尚少變。綴學之士。墨守八股。罕求根柢。卽文采蔚然。亦由類書轉販。而非討自源頭。積習相沿。浸至舉其文而不曉其義。踵其譌而莫辨其非。蹐鴟日及。貽笑通儒。士林之愧。亦使者之羞也。願以爲學之方。與爾多士覼縷言之。

一經學不可不明也。士子束髮就傅。先誦四書。次及五經。中材以下。靡不由之。至周禮、儀禮、爾雅。則每苦其難讀。公羊、穀梁、孝經。則或視爲可緩。豈知十三經頒在學宮。無一不當誦習。外如左氏國語。大戴禮記。尚書大傳。逸周書等。雖不列於十三經之中。實足以補十三經之闕。凡此皆當熟讀者也。經書既備。然後研及註疏。毛詩三禮。最爲淹博。當先觀之。次則三傳亦可采擇。論語雖以朱子集註爲宗。而何晏集解亦當參存。詩則毛鄭之外。兼考齊魯韓三家。若易則李鼎祚集解。參以惠氏周易述書。則王氏後案。孫氏今古文註疏。爾雅則邵氏正義。皆漢學也。他如太原閻氏。婺源江氏。戴氏。四明仝氏。萬氏。長洲惠氏。嘉定錢氏。高郵王氏諸家。說經之書。根柢湛深。精而且博。好古之士。尤宜考覈。

一小學不可不講也。孔子曰。必也正名。許氏曰。文字者經藝之本。未有形聲訓詁之不明而能窮經者也。漢時字書。存於今者。僅史游急就篇。許氏說文解字二書。而許書尤爲識字之津梁。註之者金壇段氏爲詳備。有志研經者。必先鑽仰於斯。外如經典釋文。方言釋名。廣雅玉篇。廣韻集韻。皆小學之階梯。韻學之淵海。如欲研求古音。則顧氏音學五書。江氏古韻標準。段氏六書音均表。可參究焉。

一史學不可不廣也。二十四史。浩如煙海。寒士或力難置辦。而史記、兩漢書。要爲必讀之書。不特文詞古茂。兼之儒先師說間出。其中實足以羽翼經傳。不僅爲史家準繩。而班書尤無俗字。古人假借通用之字。可藉以考見崖略。更足爲小學之助。外如涑水通鑑。紫陽綱目。於歷代政治得失。瞭如指掌。皆當循覽以廣學識。其餘各史。視才力有餘。及之可也。

一文學不可不富也。昭明文選。爲詞章之淵奧。固當家置一編。童而習之。有唐一代文體大備。而姚氏唐文粹。實擷其菁華。當選取一二百篇讀之。以繼蕭選之後。若論事之文。則陸宣公奏議。蘇長公策論。縱橫馳驟。反覆詳盡。讀之尤足擴充識力。增長筆力。賦則古騷排律四體。各視其題之所宜。應試之作。律賦居多。當以唐人爲法。每段中隔對。祇用一聯。多亦不過二聯。過此便太重滯。段首承接處。尤不可用隔對。宜細究之。

一詩學不可不細也。詩以道性情。古近各體。學焉而視其性之所近。原不盡責以人人皆能。惟五言試帖。

功令以之取士。自歲科小試。以及殿廷大考。靡不以此爲程課。風會所尙。講求益精。大約押韻宜穩。選字宜愼。結體宜莊雅。不宜纖佻。措詞宜工切。不宜粗泛。對偶貴精。不可虛實不稱。聲律須協。不可平仄誤拗。俗云一三五不論之說。斷不可從。至韻中之字。有平仄兩收者。有同屬平聲而兩韻義異者。均當細辨。不可誤用。以致出韻失黏。每聯承接處。尤當細細檢點。不可順調。

一字學不可不習也。欲工楷。先正字體。童子初學握管。卽當嚴正點畫。勿以村學俗體諸字。俾之入目。逮其長。自然涉筆無誤。其有少時失於講究者。卽當隨時留意矯正。近刻有辨正通俗文字。及正字略兩書。雖淺近。頗便省覽。置之案頭。日夕繙閱。久亦漸可更正。至臨摹古帖。藏棱露鋒。各從所好。亦不盡拘一格。大抵應試楷法。以勻淨腴潤爲貴。斷不可任意塗鴉。以致添改字多。拉雜汙目。令閱者生厭。每日讀書之暇。書寫小楷三四百字。日久無間。其效最速。勿以小道而忽之。

以上六條。皆切於學問。非務爲迂闊。願多士等勿狃於故常。勿安於侷陋。勿畏難而中止。勿陽奉而心違。師友用是爲切磋。父兄援是爲詔勉。以此而取科名。其取之也尤捷。以此而作制藝。其作之也必工。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士果有志向往。當必有聞風興起者。抑又聞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爾多士等。誠能以使者之言爲然。則安分讀書。不暇外務。匪僻之心。自然默化。是卽寡尤寡悔之資。亦士風蒸蒸日上之機也。多士勉之。使者實有厚望焉。特示。

跋

臨桂龍翰臣先生。學有師法。宅心和厚。治春秋。兼參董生、何、范。治韻學。通貫顧、江、戴、段、孔、姚文僖諸家。讀通鑑分類。節鈔爲文義法則。取桐城方氏、姚氏。紆餘奥折。曲暢旁通。閎實而兼有峻潔之意。官江西有惠政。後入國史循吏傳。此册乃先生督鄂州學政。日與劉茉雲助教。傳瑩所定以教諸生。同時邵位西比部。懿辰。詆爲簡略。比部有斠補四庫書目。竊謂學人手此册要目。苟能盡通之。則能如東坡所云。八面受敵。縱處視月之廣。往往不若牖中窺日之精。惡得以比部一時偏宕之言爲口實邪。且比部晚年作檢書圖記。何嘗不亟亟求提要鉤玄。以約爲歸乎。此本久燬。予游海王村偶得之。歎其用意平實。教人易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俾上質約指而逾明。不致馳騖無涯之智。中村孱守而可跂。亦不至喧喧姝姝。墨守一先生之言。往復董勸。良工心苦。推知先生居官不苟。力求所以稱學政之職。抑可以風世矣。先生之冢子松岑計部假以重瑚。予乞刷印百本。以遺邑子。而發藥之。如先生之學思嫥靜踐履肫篤。不負大科。松岑詩筆。足世其家。皆可資以擴吾州人士。聞見示之。爲學軌范。切近身心。鞭辟入裏。而使之奮然興起焉。光緒辛巳長夏。十九夜。雨止驟涼。翦燭斠一過。有應增訂酌改處。注於行隙。漸西後學袁昶跋尾。

再跋

學術所以御世變者也。故傳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睹往軌。知來轍。史公作史記。意指曰。知天人之故。通古今之變。刪述秦記。敍曰。世異變成功大。又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自述亦云。函雅故。通古今。）鄭君大儒也。注漢律令。又推蔡雍能知漢掌故作十意。未成而沒。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孟子法先王者也。荀卿法後王者也。王通亦推尊七制之主。今世學士大夫。窮年盡氣。孜孜矻矻。曰治訓故、義理、詞章、考證之學。苟猶未能通知天人相與之微。古今事變之蹟。以觀其會通。拯其偏弊。於古近之因革利病。不能類別門分。條舉件繫。推論損益得失之故。以待賢君相之采擇。惡得謂之學術哉。吾師南皮尚書。視蜀學日。述輶軒語。分行學文三科。以示學人正軌。（古之聞人。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顏黃門云。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然則文事關乎天得。學行則人人可勉而至焉。然語云。篤其實而蔬者。書之。揚子雲言。讀千賦。則自善賦。學力至者。亦未有不工比事屬詞者也。）又爲書目答問。取七錄四部。刪繁舉要。示橫舍諸生。以不可不讀之書。尤詳於國朝掌故三通輿地兵家。邊防算術。而兼采營陣水師。考工卅人。火攻製造新法。此非所謂古今之變邪。先生蓋觀其通矣。先生壯年。嘗牓座右。自儆敕云。兵家盡補能康世。經義咸明乃著書。示人以明體達用。津筏具存。意指較然明白矣。不揣迂陋。蒙恩備官。故鄙之地。景仰慎修。雙池諸先生講學之鄉。流風正則學脈漸啟。顧自憾學行庳薄。吏能淺近。忝預有觀風

整俗之責。而律身謬疏。尸素滋恧。于湖舊有中江講院。私願與諸生於月課時。藝帖掐之外。講明爲學大指。擬略昉近日四明之辨志文會。滬上之求志書院。鄂渚之兩湖書院。分科設目。各章程刪繁訂要。提綱辨業。擬分爲十五目。每目之中。再分子目。曰經學小學。韻學附焉。有先秦漢初之經學。有東京之經學。有魏晉六朝人注疏之學。有唐人義疏之學。北宋後略具通志堂經解。及錢刻經苑中。以朱子爲大宗。劉原父、程伊川、衛湜、朱子發、王深寧、吳草廬、各爲派別。亭林顧氏云。經學即理學也。然派別要自不能強同。曰通禮學。如唐六典、開元禮、宋政和禮、金集禮、禮書綱目、讀禮通考、五禮通考、大清通禮之類。溫公書儀亦簡明。便於檢閱。樂律附焉。曰理學。以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分門爲綱領。國朝學案小識、江藩師友淵源錄、錢林獻徵錄、錢儀吉先正事略、王炳國朝名臣言行錄、正編二編三編。曰九流學。其醇者可以羽翼六藝。當去其短。而取其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曰通鑑。三通政典之學。歷代正史。則系傳分代。史志分門。部居散隸。以便檢閱。善敗起訖。與夫因革損益之迹。學曰輿地學。宜詳於圖表。曰掌故學。宜詳於國朝。以爲根柢。漸推上溯。以至於近代。如元經世大典、明會典。曰詞章學。內以文選文粹。另列專門。呂東萊、眞西山、朱右、茅坤、黃梨洲、儲欣、方苞、姚鼐所選唐宋元明文。別爲一門。以示綿藴流派各異。不可強合。金石碑版附焉。曰兵家學。宜有圖。仍略仿班志形勢技巧權謀陰陽四目。宜添製造一門。惟兵陰陽家。不適于用。曰測算學。分中法西法。至緯候占驗。則別爲一門。絕不闌入。曰邊務學。曰律令學。自唐律至大明律。爲列代之律令。有國朝之律令。吏治書分類附焉。曰醫方學。曰考工學。如營造法式、及近日製造管駕學堂、水師武備學堂所肄書之類。曰農家學。國之大命繫于農織。雖有金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十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一夫不耕。天下爲之飢。一女不織。天下爲之寒。故種植授時。農政水法。荒政之事賅焉。此十五目。皆有益國故、政要、民生日用。而爲桑麻穀粟平實有用之學。苟能優柔而饜飫。磨礲而浸潤。幾分之而幾合之。以待高材生他

日登進仕路。備國器使。庶乎漸儲大小雅之材。而臨事不致有乏材之歎。此纂取書目答問意也。顧深惟講院課士之法。宜有敍有物。各就其姿性之所近。使自擇志趣之所孤詣。然後同源分流。各有所成。不可驟困以浩博無涯涘之藝事。近賢所云。材稍大者。苟不能成器。不若材小者。琢之成器之爲得也。語云。五穀不熟。不若荑稗。丹經萬卷。不如執一。同能不如獨勝。旨哉言乎。爰先取龍先生經籍舉要。及吳姓舫太夫子告示六條。（先府君之師。）鏤版刊行。以董勸諸生。俾知所從入之途。指約而易循。事簡而功多。如是而後。經正民興。不爲邪說詖行。俗學異徑所惑。以爲椎輪輅路之導。庶不負前賢苦口勸學之盛心乎。若夫由其概以求其詳。則有蜀刻之書目答問在。進而求之可矣。龍氏之書。僭與華亭沈子思齊。於各門原目。稍有附益。仍循用本書門類。不敢亂其例也。光緒甲午二月。昶又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古今僞書考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平裔

G一四一八上

（本書校對者王文治楊靜盦）